



秋祭

□刘建超

“花贱妃”是洛阳女作家红酒一篇小小说里的人物。写的是当年，有个唱青衣的女演员，饰演皇姑时爱由着自己的性子来，忘了自己是身穿龙凤衫的金枝玉叶，只要一出场，手端玉带侧身站定，就冲观众频频地丢媚眼儿，师姐给她起了个绰号“花贱妃”。“花贱妃”的戏格外出彩，观众喜爱，也惹得县里的一个头头儿春心荡漾，想对“花贱妃”非礼，岂料“花贱妃”戏里戏外是两样人，她义正词严地拒绝，全没了往日的妖媚惑人。

我赞叹红酒笔下的人物，也很想见识一下“花贱妃”的原型。

红酒认为我的想法可笑，那花贱妃是她听舅舅讲的故事后加工出来的人物，怎么能在现实中对号入座？

周末，我和朋友相约去寻访一座明末清初的古戏楼。时至晚秋，天已渐凉，道旁的白杨树在秋风中哆嗦着，枯黄的落叶在风中飘零。垂暮泛黄的野草却显得精神饱满，摇曳着坚韧婀娜的身姿，不卑不亢地立着。

古戏楼孤零零地出现在镇口，看上去比我想象的还要沧桑。戏楼是两层土木结构的硬山式建筑，下面的一层据说是演员起居和放置道具的场所，二层就是演出用的戏台了。台上的楼板已经破裂，围栏也腐朽不堪，两根柱子上有楹联一副，字迹依旧劲道飘逸：是虚是实当须着眼好排场，非幻非真只要留心大结局。

镇里人见有陌生的面孔来访，便三三两两地聚过来，好像也是第一次看到古戏楼子，与我们一起转悠着。

这里唱过大戏吗？我觉得这不过是民间艺人杂耍的地方。

唱过！全本的《穆桂英挂帅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铡美案》都唱过。你们不知道，听老人说，先前这戏楼子对面是东大庙和昭帝寺，再往前两里地就是清代商铺一条街，繁华得很，每逢大集这儿都唱大戏，一唱就是七八天，热闹着哩。

那你们听没听说过，当年剧团里有个人绰号叫“花贱妃”的在这里唱过戏？

镇里人摇摇头，这是明清的戏楼，几十年前被当做学校，后来成了危房，学校早搬走了。

我走到二层的戏台前，凭栏眺望，想象着当年的繁华，禁不住唱了几句现代京剧。

我的朋友经不住我怂恿，也来到台前唱了一段《梅妃》：

下亭来只觉得清香阵阵，整衣襟我这厢按节徐

行。

初则是戏秋千花间弄影，继而似捉迷藏月下寻声……

朋友喜欢戏曲，大学里曾修过此类课程，程派的韵味还是有的。我叫了声好。

镇里人都是在豫剧、曲剧窝子里泡大的，对京剧没有多少概念。唯独一个背着柴草的老婆婆似乎听得很专注，还轻轻地点着头合着节拍。

婆婆，一看就知道您懂戏啊。我这位朋友唱得怎么样？

婆婆说，程派，唱得还中，就是神态不像。

哈，真遇到行家了。婆婆，您给指点指点。

婆婆环顾四周，犹豫着。

婆婆，我们是专门来寻访古戏楼的。看这戏楼子多年没有琴鼓声了，它寂寞着哪。我看您老懂戏，也来一段吧，也不枉这戏楼子在咱镇口矗立了几百年。

婆婆让我说动了心，放下柴草，掸掸褂子上的浮尘，伸手捋了捋头发，蹒跚着走上戏楼。就在她往台中央一站的那个瞬间，我们都惊呆了，只见她全无不安和拘谨，一个亮相，开口便是《西厢记》里红娘的唱段：

怨只怨你一念差，乱猜诗谜学偷花。果然是色胆比天大，夤夜深入闺闼家。

若打官司当贼拿，板子打、夹棍夹、游街示众还带枷。

姑念无知初犯法，看奴的薄面就饶恕了他。一曲唱罢，她竟然往台下丢了个飞眼。我们大声叫好。

围观的人说，还不知道怡萍她娘会唱戏哩。她闺女怡萍在剧团唱戏，多少年也没唱出个样。听说她傍了个大款，立马就出名了，在城里买了房子买了车，要接她娘进城享福，她娘死活不去，还把闺女给骂走了。

婆婆走下台，朝我笑笑，又向偻着身子，背起柴草郁郁而去。

品咖啡时，我把经过告诉了红酒，我说她肯定就是当年的“花贱妃”，假如她当初能“灵活”些，别得罪了权贵，现在也不至于落到这种地步，没准还在舞台上风光呢。

人，总要活个气节吧。红酒不再搭话，凝神望着窗外，轻轻地唱了两句。词我没听清，只是觉得那曲调除了低回婉转外还有些许惆怅……



龙潭峡散记

□马继远

阴雨天，在龙潭峡。

沿着栈道进入峡谷，光线倏地暗淡。峡谷上部，阴云开处，明灭一线，如同游蛇。即便晴日，想必也“自非亭午时分，不见曦月”。峡谷之细窄，可见一斑。人在谷中，如入瓮穴。峡中有两段，名为“瓮谷”、“壶穴谷”，大概正因山谷形态而得名。

栈道紧贴岩壁，丹岩即在身侧。紫红色的石英砂岩经雨水湿透，更凸显其红。峭崖之上时见小树生长；又有千年绿苔，生于阴暗潮湿之处，倒也生机勃勃。红岩作底，绿意缀饰，相得益彰，恰似丹青高手绘就。

两侧石壁，称不得万仞，但仍森然壁立。岩壁有层层叠叠的，密匝厚实，虽千钧之力，恐也难撼动。有段峡谷的岩壁上，弧形洞穴密布，如酒坛内壁，曲线优美，纹理可见。诸多弧穴，次第相连，引人入胜。其中被称为“石龛”的弧穴，嵌在岩壁中腰，稍大稍深，形如佛龛。可惜龛中无佛，否则，当更让人惊奇。

心中有佛，佛总能看到。另一段峡谷内，崖壁上有无数柱状凸起，如同万千罗汉，层层列列，井然有序；又有大且居中的，仿如佛祖，人称此段为“佛光照汉崖”，据说日光照射之时，亮光闪闪，万千罗汉，栩栩如生。此时阴雨蒙蒙，佛光难现。众人瞪大眼睛，用心在岩壁上寻找佛祖的石像，不久竟然都看到了佛祖，而每人所指的方位，却大相径庭。众人不禁失笑，也算游中一乐。

有些岩壁上的痕迹，呈波浪状，自然弯曲，条条缕缕，若海浪正层层袭来。脚下石板上，也有此种波浪纹。虽在雨天，人行其上，丝毫不觉光滑，朋友戏称其为天然“防滑地板”。大自然留下的痕迹，总是奇妙。“仙人足迹”、“巨人手纹”、“天书石”，这些景点都让人浮想联翩。峡中岩石表面的图案，如波浪、如羽毛、如棋盘、如丝网、如竹节……均形象逼真。有块“五代波浪石”，面积不算大，却荟萃了五种不同的图案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这些痕迹，是大自然的杰作。景区内的指示牌不时提醒，我们身处的峡谷，系12亿年前古海底石英砂岩，经过260万年的风削水凿，山崩地裂，地壳升降方才形成。12亿年间，沧海几变桑田。渺小的我，根本无从估量这般久远的时间，也无法想象那远古的洪荒。我所能做的，唯有触摸洪荒时代留下的点点遗迹，尔后徒发些感叹。

峡谷中，一条清溪绕行栈道左右，或静或动，或缓或急，为溪，为潭，为瀑。为溪时，婉约轻吟，若琴弦鸣于石间；为潭时，幽深宁静，若碧玉涵于丹匣；为瀑时，奔流急冲，若白练悬于红岩。水中鱼儿，念细雨而出；水面蜻蜓，逢雨歇而舞。水浅流缓处，游人涉足其中，逗笑玩耍，尽享山水之乐。

碰到一胖乎乎的小男孩，三四岁吧，可能觉得湿热，他便脱了小背心，还不尽兴，索性把小裤头也抹了。他母亲吓唬他：不穿裤子，会遭大家笑话。小男孩不听，倔强地表示：我就不穿裤子！他扭着肥嘟嘟的小身子，光着屁股在石板上疯跑，那可爱调皮的样子，逗得路过的游人都会心而笑。小时候，谁没有光屁股的经历啊！

快出峡谷时，但见绿树丛中，巍然矗立着一座绝世天碑。天碑如剑，直指苍穹。铸就这把天剑的，正是大自然的神力。绝世天碑，以其自身的存在，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画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！

离爱情很近的地方

□黄春兰

在重庆时，吃饭是我每天必须面对的事。

这里的蒸饺很好吃，配海带汤或稀饭，很香，热气腾腾的。蒸饺虽很好吃，可是常吃也不是个事儿，会腻的。于是，我不得不在街道中穿行，为自己挑剔的胃大伤脑筋。

夏日的傍晚，细雨霏霏。走在重庆的街头，雨珠在昏黄的路灯映照下闪烁着晶莹的光，更让我觉得落寞。一个异乡人，走在他乡的街道上，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感觉。

信步而行，走进一家名叫“怪难吃”的炒饭店。其实这家店，我曾在之前的一天想进去坐坐，可是店名着实古怪，让我放弃了尝试的想法。

现在，站在细雨中的重庆街头，我觉得自己已无从选择。我需要一个躲雨的地方，更需要一点食物来温暖空空的胃。于是，我下了决心，掀开竹帘，轻轻走了进去。

这是一家夫妻店，朴实而年轻的老板娘递上菜谱，然后等我开口。

腰果鸡丁炒饭，再来一份麻婆豆腐。

好的，稍等。

那掌勺的年轻人，肯定是她老公了。眉清目秀，

细致地开始烹煮。

竹帘之外，是滴滴答答的雨声；竹帘之内，我一人独坐，静看那为夫的俯身灶前，为妻的专注凝视。一瞬间，此情此景，令我心头掠过万千感慨——真的，很想有一个相爱的人，就在这锅灶之间，平凡的爱情日日滋生，温暖我的一生。一瞬间，我的眼眶竟然有些湿润。

炒饭上来了，很诱人的一盘，闪着漂亮的酱色，香香软软的，等着我品尝。里面有白的鸡丁，红的腰果，绿的葱叶。我一勺一勺地慢慢吃，真的很香。

麻婆豆腐上来了，真是正宗的味道，麻、辣、鲜、香，妙不可言。不爱川菜是不可能的，这种味道，说不出来，却可爱至极。

突然之间，想嫁给一个重庆人。因为这样，就可以天天吃到正宗的川菜，包括麻婆豆腐。走出这家小店的时候，我知道，我还会再来的。麻婆豆腐，麻辣而香醇，那是人生的味道。

忽然想起爱情。一个人，若能轰轰烈烈地爱一场，就像品尝这盘麻婆豆腐一样，越麻越爱吃，越辣越上瘾，那么，人生也就回味无穷了。